

## 第二十回 殷壯士立功辭叔孀 程察院破格重英雄

卻說成公接進殷勇，到書房與劉雲相見。殷勇遂拜謝成公舉薦，成公道：“以兄的本領，誰不青眼？昨日家人回來，知大憲深加獎賞。將來萬里雲程從此發軔，但願得與兄共事一方，弟亦叨庇不淺。”因著家人取出元寶八錠，對殷勇道：“此三百金是官項。這百金是弟少申薄敬，望乞笑納。”殷勇道：“大憲雖然要踐前言，實非治晚本意，懇將此項留賞有功。這盛情亦斷不敢領。”成公笑道：“這是官給開報之項，並非私物，若殷兄不受，難道叫弟干沒人己不成？殷兄竟不須推讓。這百金原不足言酬，不過少表微意，若是見卻，弟反增慚愧了。”劉雲見他二人彼此推讓，因對殷勇道：“聞吾弟領有憲檄，若果係官給，成寅翁亦決不肯存留，吾弟竟從直收下。”因對成公道：“老寅翁的盛情，舍表弟自然斷不敢領的了。”殷勇因在懷中取出察院公文遞與成公觀看。成公道：“弟已早知，不必再看，明日即當照牌申覆。”殷勇見如此說，祇得將銀收下，成公不由分說，將自己的兩錠一並交與劉雲家人收去。殷勇見情不可卻，祇得拜領。成公大喜道：“兄臺既有限期，不敢久留。今日草酌，盡此一日之歡，又當送行。明日起程回府，數日後再圖相聚。”

當日三人談心暢飲，情意交孚。成公道：“我三人籍隸三省，又都連界。你二位雖是至親卻多年不會，一朝相聚，緣分不小。將來或得與二位同事一方，亦不可定。今日我三人當效桃園故事，結一患難之交，以為如何？”劉雲道：“弟實有此意，恐老寅翁有所不屑，今既承不棄，實獲我心。”因各敘年齒。成公三十有八，大劉雲四歲，做了長兄，殷勇不必說是三弟了。成公道：“我們結義，赤心如一，不必效世俗的獻祝，明晨對天八拜，倘有負心，神人共殛。”劉、殷二人大喜，道：“兄長所極是。”當日共飲至二更後方散。

次日凌晨起來，盥洗畢，在庭前設案，焚起一爐沉檀，三人對天結拜，就如親弟兄一般，再無半點客套。殷勇對成公道：“弟有一事，今當稟知大哥。”成公道：“賢弟有何事故？”殷勇遂將母、妹被溺情由說知：“現今小妹尚無下落，已在六合、上元兩縣具呈懇緝，至今並無蹤跡，務懇大哥於拿獲盜賊之中留心查問，倘得兇徒下落，死生銜感不盡。”成公道：“原來吾弟有這件傷心之事，祇是當時不知船戶姓名，若是遭風被溺，令妹豈有竟無下落之理？其中必有緣故。愚兄當隨時察訪，倘有消息，即當通知。”

當日早飯後，殷勇即拜別起身。成公道：“我卻不留賢弟，你須速去速來，不要過限，有負上台好意，我留住二弟在此候你到來，送你見了上臺，有了著落地方，好叫他放心回去。”劉雲見說，也就不忍言別，因對殷勇道：“吾弟速回，倘得早到幾天更好。”殷勇道：“上臺雖准假半月，我計程不出十天便可到此。但有一小事，尚須兄長為我措辦。”成公道：“何事？”殷勇道：“明日去見大院，不便如此裝束，必得制幾件合式的衣服。小弟家間一時不能措辦，須得兄長這裏與我一做。”成公笑對劉雲道：“早是我兩個已計算及此，如今現叫裁工制作，五七日內便好齊全。賢弟祇顧放心，來時包管合式。”殷勇道：“二位兄長真是無微不至。”當時家人過來回說：“牲口都已齊備了。”劉雲即叫家人將行李取出，殷勇對成公道：“兄長與我留下一半，打換碎銀，以便將來衙門一切使用，弟祇帶一半便了。”當下別了成、劉二兄，家人跟隨上馬。

不及一個時辰，到了涼山周店，與兄弟殷富說了備細，大家歡喜，就要作辭店主起身回家。這周店主還要邀鎮上人家酬謝饒行，殷勇道：“極承盛情，我已心領。如今係是官身，立有期限，不敢遲誤。將來我兄弟到府時，諸凡仰仗照管，就感激不盡了。”店主道：“這個不消吩咐，明朝老兄若恭喜到這裏來做官，我們俱叨庇不淺。”當下弟兄收拾行李，店主人必要留住午飯並管待成公家人。殷勇賞了他一兩銀子，又僱了一人，拉著這匹空馬，跟送家丁回縣不提。

他弟兄二人辭謝了周店主，叫了一個便船，迅速趕行。至次日午前，已到京口。回家同拜見了叔孀。此時殷儉亦已強壯，看見他弟兄回來，兩老口歡喜道：“你們怎麼就去了這好幾日？”殷勇即將前事一一稟說。”殷儉大喜道：“我們這裏前日也聽得傳言有這件事，卻說是個過路客人拿住了強盜解官請賞，原來就是你！你從前原說要去投充勇壯，立取功名，如今卻不用投充，已遂了你的志願。將來若再有個陞遷，也與你父母爭氣不小。”殷勇在行囊內取出四個元寶交與叔孀收用，又將帳目一一指對清楚。殷儉道：“你如今在本省做了官，又與那縣裏大爺結拜了弟兄，你兄弟出去再沒有人敢欺侮他了。但是這宗銀子你還要到衙門去使用，還得做幾件本等服色，如何不帶了去，反留在家裏擱著？如今你也正該婚娶的時候，我雖一嚮留心，總不曾尋著一個門當戶對的。這番你去，有了地方便寄信回來。我一面與你打聽一頭好親事，好送到任上去與你完姻。”殷勇道：“衙門使用，侄兒自有。衣冠等件，已承兩位義兄與我制辦。婚姻事叔父且慢料理。不必性急。還不知將來是何光景，且待侄兒有了地方再作理會。祇是此時不能耽待，明日就要拜別起身。母親棺木暫厝江寺，不能前去祭奠，雖然沒有風雨浸淋，還得叔父或兄弟常去照料照料。”殷儉道：“這個不須你記念，你去後我就親自去代你禱告禱告，也叫你母親在地下歡喜。”當時親丁四口歡天喜地敘了半日的話，喫了半夜的酒，纔各安歇。

次日早晨，一家兒起來收拾，喫了早飯，殷勇拜別叔孀就要起身。方氏千叮萬囑：“侄兒有了地方，即速寄個信來，免得我兩老口懸念。”殷勇應諾。當下僱人挑了行李，殷富隨送到大碼頭，僱了一個便船。殷勇又吩咐了兄弟些家常要緊的話，分手而別。

不說殷富回家。且說殷勇開船，卻值風色不順，又是上水，當晚歇了青山。次日傍晚，纔到浦江口，上岸投了客店過宿。次早，僱牲口馱了行李，取路投江浦縣來。

這日到得縣中，已是傍午時候。值堂吏往宅門傳報，裏邊開了暖閣請進，卻是成公的堂侄成友德迎到書房中，因說：“家叔奉委，與六合縣會同踏勘地界去了。劉二叔亦於昨晚回舟照料，說今日午間必到。家叔吩咐小侄說，殷叔到來，諸凡俱已齊備，已派定家人成信跟隨上省，待殷叔恭喜得了地方，纔著他回來報信，不必等待家叔回來。殷叔今日見過劉二叔，明日便好上省。”殷勇道：“最好，祇是要你叔父過於費心了。”成友德道：“冠服等件，俱已制就。”因叫家人搬出，“請試一試身材，不知可合式麼？”當下殷勇看見各色冠服袍帶俱係新制，身材亦甚合式，心下甚喜，因說：“不知用了多少價值？老侄諒必知道，就與我在存銀內扣除。”成友德笑道：“家叔說過，殷叔所存銀兩俱換成一兩一錠的，並有些碎銀，好零星使用，到時一並交付。這袍服家叔沒有開帳，祇說到日後再說。”當時即將銀兩一並交明，殷勇卻不好再說扣除的話了，遂將物件逐一收拾停當。

到了午飯後劉雲纔到，見了殷勇道：“賢弟果然來得恁快。”殷勇道：“幸喜叔孀無恙，因得早來。”劉雲道：“昨天大哥已說過不必等候，賢弟明日就好到省。待你有了著落地方，我也就好放心起身了。”當日成友德備了一桌齊整酒席，晚間與殷叔錢行，弟兄叔侄同飲至二更後纔罷。劉雲仍與殷勇在書房安歇。劉雲道：“兄弟初入官場，諸凡須要謹慎，此去若分在衙門要緊處，須晝夜提防，不可少懈。那倭奴肆橫已極，官兵多有畏怯。且聞內地有奸細暗通線索，此事深為可慮。兄弟到那裏，皆審時度勢，不可不察也。”

親隨伴當也要察他邪正，恩威並用纔是。武官雖無牧民之責，但朝廷設兵原以衛民，賢弟須要文武和衷，戢兵保民為要。”殷勇一一領諾。劉雲又道：“此去分發地方，尚不知繁簡遠近。一應用度，不比州縣官有人公應，必須自己部署。若是得功保題，還要一切使用。我已留下幾兩銀子在成大哥處，要時祇顧到這裏來取，倘或不敷，成大哥自能設湊。”殷勇道：“哥哥也太為兄弟用心了。前程之事，正如黑漆，不知將來是何光景，祇據這個微末前程，要得多少用度？況兄弟又無家小，一人一口，有這二百金亦盡可過日。兄長亦有限的宦囊，我曾聽三哥說，家中伯母已逾六旬，又無多餘的田產，盡數帶回以供甘旨纔是。況如今兄長回去又非往時可比，外邊應酬須增數倍，正恐用度不給，何必為弟躊躇到此？”劉雲道：“兄弟所言雖是，但愚兄素常省儉，不濫交接。此番回去，除開弔行殯，事畢即閉門謝客，甘旨之供，盡足有餘。若說這點宦囊，若無賢弟，莫說罄盡無存，連性命亦難存保。今日我與你既成骨肉弟兄，也不說這樣報德不報德的話，但也要叫為兄的心上過得去纔好。況我所分無多，祇有三百金存此，以備日後陞遷之用。倘有不敷，成大哥自能湊辦。他日兄弟有餘，為兄的多用你些也何妨。”殷勇聽了，也不敢再辭，因道：“三哥此時諒已過去了，兄長回去代弟與伯母請安，並與三哥說知不能等候的緣故。”

二人敘話直到五鼓，略睡了片時，已是黎明。殷勇纔待起身，成友德已推門進來，道：“二位老叔昨夜說到幾時纔睡？我如今來催殷叔起身了。”殷勇笑道：“昨夜睡時已交五鼓了。”當時二人一齊起來。盥洗後早飯已齊，飯畢，成友德道：“牲口船隻俱已備齊，成信跟隨三叔到省伺候，恭喜得了地方，著他即速回來通報，好送劉叔起身。”殷勇道：“承賢叔侄十分相愛，我也不敢套謝。令叔回來時，與我致意不及面辭了。”成友德又道：“劉二叔有三百金在此，殷叔帶去不帶去？”殷勇道：“存留在此，要用時來取。”當下辭謝了成友德，又與劉雲拜別，祇為義重情深，不禁英雄淚落。當下俱從宅門送出大堂，看著殷勇上了馬，家人成信牽馬搭上行李，跟隨去了。

按下劉、成叔侄這邊。且說殷勇這日傍晚，趕進了省城，成信即引到成公素常所寓的公館住下。次日一早，換了冠服，備了手本履，先往兩司副總衙門稟到，後即赴察院。此時二鼓已過，殷勇到巡捕廳來，與值月巡捕官施禮畢，即煩傳稟。原來程公早已吩咐該巡捕，如殷勇到時，不拘早晚隨時傳稟，因此那官兒不敢遲慢，即刻傳梆通報。少刻，裏面吩咐出來，院爺著他進見。殷勇即進了宅門，與堂官施禮畢，跟隨緩步進來。過了一帶穿堂，就是二堂，左側東角門內便是書廳。那堂官領殷勇進了東角門，早見程公在書廳門口站立，見了殷勇，滿面堆下笑來，殷勇趨進廳門即行參叩，程公受了兩叩後，即用手扶起，道：“這是私見，不必如此。限你半個月，為何十天就到？”殷勇稟道：“大老爺格外鴻恩，敢不仰體？因家中叔孀無恙，稟過後即來復命。”程公道：“前日江浦縣申文到來，說三百兩官銀已全給你了麼？”殷勇道：“這是大老爺恩施，本縣已照數全給，格外又送了百金盤費。”程公笑道：“他是個清廉縣令，竟有百金贈你，也算破格。但是他地方有此江洋大盜拿獲不著，參罰也就不小了。前日我將你移會了制憲，回文轉來，要討你去差遣委用。你隨處俱可立功，明日我與你一角公文，內中另有書函薦你。你去投見，必有重用。但你初歷仕途，諸凡必須謹慎，不可自恃勇力，臨事急躁，須知彼知己，計出萬全。這制憲性情最急，御下最嚴，應對之間須要檢點，作事須要三思，切記不可任性。”殷勇叩謝道：“大老爺天高地厚之恩，訓誨金言，當銘心版。”程公吩咐堂官陪他酒飯，又道：“今日有了公文你即速前往，不必再來稟辭。”這是程公格外的恩寵。

這堂官見上面如此看待，也就與殷勇諸事周旋，陪待酒飯後，代稟謝了。殷勇即辭謝堂官出來，到了官廳內。這些轅門上的官兒，也都分外恭敬。不及一個時辰，裏面值堂官齎著一角公文出來，外火票一張，交與殷勇道：“大老爺吩咐，叫你即日起身。這火票是恐你於路遲誤，因給你在本汛支應塘馬二匹，逐汛更替，計四日可到蘇城，叫你不必再稟辭了。”殷勇接了文票，不敢遲延，即謝別了眾官回到寓所，一面著成信齎了火票到坐汛守府處掛號，支領營馬，一面收拾行李，俟馬匹一到，即刻起身，無分星夜，兼程而進。正是：

欲將忠義酬恩憲，寧忍蒸黎遭逆倭。

不知殷勇如何去見總制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前半寫殷勇。令人有“生子當如孫仲謀”之嘆。後半寫程公，又令人有“生不用封萬戶侯，但願一識韓荊州”之思。